

# 绛帐传灯处 春风化雨时



——再读《教书人手记》有感

王爽



宁宗一先生的《教书人手记》一书今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再版了。和初版时相比,这次书中新收入了自称“小字辈”的学生宋杨写的一篇序文《我所认识的教书匠宁宗一》。于是先读这篇,再重读刘泽华先生二十多年来所写的第一,继而将书中篇目再次逐一细细读来,不由得对书名里“教书人”这三个字反复回味。从1954年留校任教开始,宁宗一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已七十余年。他有很多头衔: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研究家、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

可他自己说:“我呀,就是个教书匠!”一生执着于教学和写作,极力在文学史中探寻心灵史的价值,这本《教书人手记》或许更像是一种自剖——这位白发教书人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为师,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千多年以前,百代文宗韩愈用“传道、受业、解惑”这六个字概括了师者的职责,也深刻地揭示了师者这一角色的多重价值。

从社会文化意义上说,教师是文化基因的延续者,可以确保社会代际更替中经典文化的有序传承,从而维系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观观念的持续稳定。从教育哲学意义上说,韩愈强调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思维的引导者。同时,理想的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行为,而是往来互动、教学相长。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和思想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不断的质疑和求索中实现增殖、创新。这些,都可以在《教书人手记》一书中得到印证。“教学手记”篇闪耀着思辨的火花,

“我和老师”篇写满真挚的情感,“我和学生”篇记载了教师的欣慰和谦逊,“我和同道”篇回荡着心灵相通的弦……九十余年人生之旅,七十余载教学生涯,对宁宗一先生来说,古典小说戏剧中的跌宕起伏与现实生活里的悲欢际遇交织共鸣,暮年回望,这些文字是人生的总结,更是他作为学者和师者的真诚道白。

重读《教书人手记》,很自然地想到两个词,一为言传身教,一为上下求索。

宁宗一先生1950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54年留校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他求学和教学初始的年代,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群星闪耀的时代。正如他在回忆许政扬先生的文字中记录的那样,入学时,系主任是彭仲铎先生,讲授古典文学的有华粹深、孟志孙、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系里延请阿英、芦甸来讲授文艺学,方纪来讲俄苏文学,阿垅开诗歌讲座课、何述讲“人民口头创作”课,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瑶先生来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开大学中文系迎来了希伯来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先生和陈介白先生……20世纪中叶,他们给南开大学中文系带来了生机,也奠定了深厚的学术传统。余生也晚,我已无法想象当年先生们的风采和课堂的

精彩。但在宁宗一先生的文字中,我找到了这样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李何林先生定下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要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抽查。宁先生给历史系讲文学史的课,李何林先生去听了三次课,许政扬先生随堂听了六周课。学生做了老师,老师还要督查学生,看他是不是能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不但听课,还要提意见:从皮鞋要擦干净、风纪扣要系好到板书不能潦草,写完板书站的位置不能挡住学生视线;从说话尾音太轻,容易让后面的学生产生不清到分析阐释的科学性甚至读错的字音……初为人师的宁宗一把这些记下、改正,并在此后一生的教学中秉承。

所谓传承就是这样吧。在那个没有多媒体教学、没有幻灯片、更没有AI(人工智能)的年代,先生们一支粉笔、一本教案走上讲台,张开嘴就是上下五千年的华丽锦绣,他们站在那里就是端庄严谨的代名词。几十年后,宁宗一先生赴日讲学,他会为了一个字的读音反复查证,并真诚地向日本学生进行解释。几年前,年届九旬的宁先生参加一场学术活动,没有话筒,近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站在那里始终腰板挺直、声音洪亮,一字一句都清晰地传递给会场里每一个人。我想,正是那些南开的先生们的严格规训,让当年的“小宁”如今成了“老宁”依然如此。

《教书人手记》中有两篇文章很值得注意。一篇是《进行一次考据的实验——给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挑一个小错》,另一篇是

《21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质疑季老》。从题目就能看出,这是宁宗一先生作为学者就学术问题与名家真诚地进行商榷。研究无禁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本来就是学者应有的共识和胸怀。但是,看一下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前者写于1981年,后者写于1996年,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时间点上,作为一名高校普通教师,宁宗一先生敢于对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钱锺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单单是一种学术勇气,更凸显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惧权威、上下求索的质朴作风。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谈到“中人”一词,认为其有一个意思是指妓女。但宁宗一认为,根据宋元时期的词汇,“个中人”是指妓女,是“此中人”“勾栏中人”的委婉说法,单独的“中人”没有这个意思。据宁先生说,这篇考据性的文章发表后被他的好朋友黄克拿给了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说:“有说服力!”这让宁宗一感到很鼓舞。今天看来,这无疑是学术圈里的一段佳话——后学一丝不苟、大家虚怀若谷。正是有了这样的学者,学术研究方能有所匡正,有所收益,成为有生命力的一种存在,它不会在少数权威构建的狭隘语境中徘徊停滞,而是如江河奔流,绵延万里。

除了和钱锺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的商榷,宁宗一先生还对陈寅恪先生、王季思先生、吴祖光先生等名家的一些研究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看到,这些和名家、大家的商榷,是基于宁宗一先生数十年来在学术领域深入开掘、精耕细作的扎实努力,因此言而有据、观点清楚、思考缜密,不但“提得出”,而且“立得住”。在那个还没有追求“流量”和“曝光度”的年代,这样的学术讨论是真诚的、纯粹的。对待专业的这种真诚和纯粹,不但是宁宗一先生作为学者毕生秉承的治学态度,而且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教书人手记》中“我和学生”篇里,无论是与年轻学子就“王朔评金庸”进行的热烈讨论,还是他给自己的学生许麟、罗德荣、陶慕宁等人出版的专著所写的序文,都可以让人看到一种优良的学风在代际中的延续,那便是求真知、明理义、持之以恒、笃学精进。

绛帐传灯,所以弦歌不辍;春风化雨,乃有桃李芳菲。再读《教书人手记》,忽然发现,这是宁宗一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写下的为师为学“方法论”。

西湖多名胜,孤山为其一。然而孤小一岛屿,碧波环绕间,山势起伏、花木繁茂,亭台楼阁错落别致。这是我第四次到孤山了。在这里可以随处发现美,而这里的美又与惊艳无关。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及人文情怀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



西湖多名胜,孤山为其一。然而孤小一岛屿,碧波环绕间,山势起伏、花木繁茂,亭台楼阁错落别致。这是我第四次到孤山了。在这里可以随处发现美,而这里的美又与惊艳无关。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及人文情怀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

这次走的是南麓。结伴四人,不徐不疾,行至东邻西泠印社,西接俞楼处,有一片小广场,中间有大树,我等尚不及在树下小憩,便见一四角凉亭,匾额书“六一泉”。见介绍,此泉乃大文豪苏轼以其老师欧阳修晚年之号“六一居士”命名。

六一泉的泉池当真不算大,约三四平方米,上有半壁亭。天下名泉,似乎真如《陋室铭》所言,从不以大小而获名。泉池内种植莲花,几尾红锦鲤在悠闲地游荡。

我一度很惊讶孤山上如何会有如此多的泉,我是在西泠印社看路线图时偶然发现这一点的。若由此翻越孤山,将是一路泉“涌”不断。早在900多年前,苏轼就为游杭州的朋友提供了一份旅游“攻略”,原文就在《东坡志林》里,重点提及了自己命名的六一泉,“孤山下有石室,室前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可

## 解读山水(二)

### 盘点六一泉



李显坤

见苏轼对六一泉是格外钟爱的。

欧阳修宦游一生,多地为官,却未到过杭州,自然不会踏足此泉了。

当年,余杭人诗僧惠勤曾孤身来到河南开封,从师欧阳修多年,且声名鹊起。欧阳修写了三首《山中乐》同题诗相赠,并劝其返乡。回到杭州后,惠勤在孤山结庐隐修,轻易不见客。

宋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赴任杭州通判,此时其恩师欧阳修已告老还乡。当年欧阳修慧眼识珠,非常欣赏其才华,礼遇有加,苏轼亦感念此等知遇之恩,与之亦师亦友,更像是忘年之交。欧阳修逝后,苏轼时常缅怀这位“一朝为知己”的老师。

因而在上任途中,苏轼特地绕道汝阴去看老师。欧阳修告诉他,“西湖僧惠勤甚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

苏轼到杭州的第三天就急不可待地来孤山,与惠勤相见。二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结为诗友。苏轼此后便常来广化寺和惠勤讲经处,与之对弈、品茗、谈诗论文,一起畅谈天下。第二年,欧阳修去世,苏轼赶到孤山与惠勤哭祭一场,两人对欧阳修的感情都深厚无比。

十八年后的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来杭州任知州。重访孤山时,惠勤也已去世。惠勤的弟子二仲为表纪念,在其师讲经处挂着老师和欧阳修的画像,对苏轼说,最近此处突然涌出一泓清泉,“师闻公来,出泉以相劳苦,公可无言乎?”深信是师傅在天之灵有感应,特意出泉相迎,并请苏轼取名。

苏轼久立亭中,看着惠勤和欧阳修的画像如见人,不禁感慨万分。想起惠勤曾说欧阳修,“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杭州人以其未来过杭州为憾事。感慨前言往事,“乃取勤旧语,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一方面让杭州有个纪念欧阳修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对欧阳修的哀思。

后来苏轼写下《六一泉铭》,铭刻于石壁上,纪念惠勤和欧阳修。六一泉因欧阳修与苏轼而名声大噪,由此成为孤山一景盛景。

南宋诗人杨万里来此纪念,并作诗《以六一泉煮双井茶》,述“细参六一泉中味”,同代喻良能挥毫作诗《记六月二十日湖上所见》,述“羽客相携六一泉”。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宋元间诗人方回的《饮孤山六一泉有感》以太湖石为柱梁》一诗:

解后犹存石柱梁,周家九鼎尚沦亡。

此泉只是寻常水,为有欧苏姓字香。

无奈世事沧桑,千百年间,此泉几经湮废。

我所见六一泉,泉眼是20世纪60年代重新疏浚的,半壁亭也是其后复建的。我内心明了,除了泉眼、山石位置变化不大外,在历史的长河里,地面上一切曾有的建筑物,都会打上不同的烙印。

“古往今来谓之传,学以致用谓之承”。六一泉的历史,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欧阳修、苏轼、惠勤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一泓清泉和一段往事。凡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风流人物,在泉边洗笔留诗。今天的六一泉,虽已看不到泉眼汨汨涌动,唯有一池静水幽然如故。但前贤的德望、学问和精髓,早已比泉水更为源远流长。

那天我先是坐在一棵树下,不受同伴打扰,静静地想心事,不经意间发现,虽不能思接古人,却也不免多些发散性思考。起身后我盘桓六一泉边良久,将离去时,隐隐嗅到了一种异香,我潜意识地将之视为书卷气。此刻,望着匾额上的“六一泉”三个字,我眼前渐渐浮现出欧苏二文豪的形象,终究还是他们那种超越生死的情谊,那些感动山岳的精诚,使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进而生发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感。

鱼,愿者上钩”,谁能料到,这小小的姜片竟成了吸引周文王的重要之物。姜不仅是烹饪时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更是具有养生功效的良方。姜的味道,辛辣与甘甜交织,恰似人生百态。年少时,我们多偏爱甜蜜,对辛辣避之不及;随着岁月流逝,我们渐渐明白,辛辣亦是人生重要滋味,有时甚至比甜蜜更具韵味,更让人回味无穷。姜的辛辣,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唤醒麻木的味蕾,让我们重新感受生活的鲜活美好。

夏天的美,看似平凡,实则蕴含人间至味。分享姜茶,姜茶时,姜传递的不只是美味,更是温暖与关怀。夏日与友人共品姜撞奶,闲暇时与家人围坐喝姜茶,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因姜的存在而格外温馨。姜,这一普通又不平凡的食材,以独特的魅力将人们紧密相连,让情感在分享中传递升华。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如今,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愿我们都能在品味姜的过程中,领略其独特魅力,汲取生活的启示,寻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甘甜。

### “深意托双鱼”

——宋词里的书信

赵维宁



陆游的《钗头凤》一词曾云:“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古人寄信不易,常通过官方驿站、托人捎带等方式,一封家书可能数月甚至经年才能抵达,因此“见字如面”承载着深深的牵挂。这种情感寄托于文学中时,便成为“鱼传尺素”“鸿雁传书”等诗词典故,流传至今。

“鱼”作为传信使者这一观念最早来源于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古人用木板刻鲤鱼形状夹信纸,糊上胶泥以密封,这里的“双鲤鱼”指代鱼形木匣或绢帛制成的信函包装,并非真实鱼类。宋词中,如张先《虞美人·述古移南郡》中的“愿君书札来双鲤”、李甲《望云涯引》中的“素鲤无凭,楼上暮云凝碧”等词句,皆化用汉乐府之典,然而宋代词人在借用这一典故时,多是将具体的“鲤”泛化为“鱼”。当“鱼”意象作为“信使”身份出现时,最常见的搭配有“尺素”“笺”“寄”“托”等。

“尺素”指小幅的丝织物,如绢、帛等,古人多以此为书信。汉乐府原诗中也以“尺素”指代书信,因而宋词中亦多将“尺素”与“鱼”的意象相搭配。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中就写了鱼作为传递尺素书信的媒介。刘一止《清平乐》“惟有溯流鱼上,不知尺素来无”,则写见到鱼溯流而上,联想到它是否会带来写给自己的尺素,以此寄托相思之情。张元干《清平乐·明珠翠羽》中写“好去吴松江上路。寄与双鱼尺素”,则写的是寄信的一方,亦是将鱼作为邮差,希望通过鱼为心上人寄去自己的思念。

具备音乐天赋,我认为首先考量的是耳朵听音,这包括分辨音高、音色的能力以及通过听音辨别节奏拍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耳朵能够精准地分辨频率高低和差别或大或小的音色变化,也能通过耳朵接收音乐信息并且将其与时间概念很好地联系起来。其次考量的是嘴巴唱,更精准的表达应该是表演者能够把听到的音乐信息用嘴巴唱出来。再次考量的是眼睛看,就是读谱能力或是用眼

接收同伴肢体动作信息的能力。肢体动作传递音乐信息的能力等,也应属于音乐家,不但以上能力缺一不可,而且这些能力势必十分出众。

因此,在欣赏音乐时,一个音乐家实际上可能并不比爱乐者更激动——因为他们很容易捕捉到音乐行进中影响听感观美感的“不和谐”因素。

作为从事美育教育的工作者和评判这场比赛的评委,我觉得选手们唱得都很好,因为那时那刻无需对细节要求严苛。这不单单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母校、这里有我青春的记忆……

谁还不曾年少过

有那么几秒闭目聆听的时候,我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在给选手打分,好像回到了2003年,我正与同学们一起坐在露天体育场看学长表演。那是学校迎新生晚会,所有新生坐在草地上。在演唱前,表演者大声而缓慢地报出自己所在的学院和专业。然后,先是这个学院的整个方阵欢呼声立刻响起,再是这个专业的新生瞬间沸腾。

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感觉仿佛正坐在台下欣赏二十几年前的自己。那时,我是学校各类舞台的“常客”。在大学的第一次演出,是特长生汇报音乐会还是精仪学院迎新生晚会,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节目是一个——古典吉他独奏《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选择这种表演形式的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我擅长演奏,二是我不喜欢开口唱。但我慢慢发现在大学校园,好像唱流行歌曲更受欢迎,要是会弹两下吉他的话,那就更帅了。一次,我们比拼合唱团排练一首需要吉他伴奏的曲目。排练结束后,我轻声弹唱了几句,大家都说好听。或许他们说得不经意,但是我却听进去了,觉得自己弹唱也能获得掌声。有了队友的鼓励,我开始登台自弹自唱。大学四年,那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唱了很多次,在台上我也收获了很多掌声。

两轮演唱结束,分数出炉。主持人请我上台颁奖,我高兴地与选手握手,真诚地祝贺她。不单单祝贺她获得了名次奖,也祝贺她拥有了自己的保留曲。

晚上回家,“扫开”一辆共享单车,我在校园里骑行了二十多分钟。毕业后的二十多年,留津工作的同学们和我一样,都喜欢骑回母校转转。我边骑车边回忆,在湖边大学生活中心的舞台上、在几个广场空旷的角落、在稍微布置了一下了的教学楼台阶前,我都曾放声歌唱。这里有我们的青春——你可以是一场歌手大赛的选手或者主持人,你更可能是台下的观众;你或者唱歌好听,又或者五音不全但没事哼上几句就很开心;你或许为自己的队伍大声喝彩过,也或许曾将你的赞美大方地告诉给了朋友……你的回忆里抹不去青春。我会经常唱起保留曲,青春也像极了一首歌,旋律优美,情节感人。

### 姜香四溢

高低



民间有云:“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年幼时,这句话不过是耳边常闻的俗语,并未放在心上。待年岁渐长,方才咂摸出其中蕴含的古老智慧。区区一语,道尽了姜在饮食养生里独特的地位,着实值得细细探究。

夏日的姜,自带一股辛辣温热之气,恰似炎炎烈日般炽热奔放。姜的吃法可谓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姜茶,口感温润醇厚,是夏日驱寒暖胃的不二之选;姜糖,甜辣交织,在舌尖上勾勒出奇妙的味觉盛宴;姜片,清脆爽口,姜丝则为菜肴添上一抹别具一格的风味。而诸多吃法里,姜撞奶最是让我情有独钟。新鲜姜汁与温热牛奶奇妙邂逅,瞬间凝结成如豆腐般嫩滑的质地,入口瞬间,姜的辛辣与牛奶的香甜完美交融,那美妙滋味,令人唇齿留香,久久难忘。</p